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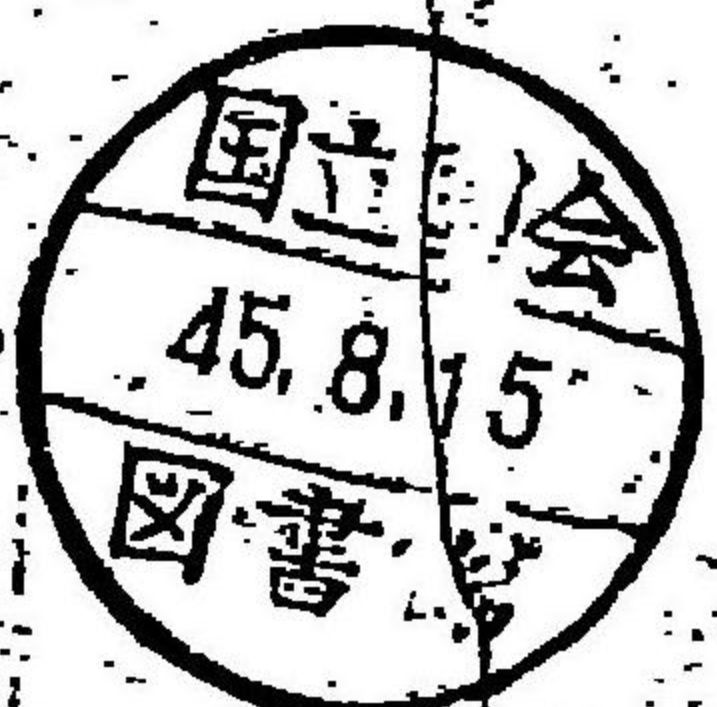
正文車軌範評林註釋

一

W489

14

宗謝枋得著
日本福井掬補輯



W489
14
正續
文章軌範平本集

版權
免許

磊落堂藏版

838064

文章軌範序

嚮有欲舍正字而用假字者
頃者又有欲廢漢文而用羅
馬文者余謂文字者言語之
符籥而事物之標識也故苟
可為之用則不必鳥跡亦不

文章軌範序

必辦行。唯撰其便。舍此而用
彼。固無不可。今夫弓與銃。同
殺人者也。然銃者利於弓矣。
故舍弓而用銃也。在文字亦
宜然也。但其行文之有秩序
統紀。而繁簡緩急之不可不
得宜也。彼此皆同。彼射者進
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
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
中。至於銃。獨不然哉。苟進退
之無度。周旋之無節。內輕外
躁。執銃不正。則如何得中。豈

如鉞弓之達於正鵠乎。然則操弓鏡不可無法式。凡作為文章不可無規矩也。支那之文章可觀者多矣。其最尤鍾秀者莫文章軌範若焉。此書并正續雜不過百數十篇。而

布置結構之格。起結過接之法。其他及抑揚頓挫開闔擒縱之方。凡可以為行文之軌範者。莫不備具。苟舉此法以施諸假字文章。若羅馬文字乎。非獨辭理明晰。文意透徹。

藻葩典雅格調優美。必有大
可觀者也。若徒取字畫簡約。
聯綴敏捷。而不問文理如何。
則支離欹裂。不能符微言語。
標識事物。以達之遠也。是猶
知銳之利於弓。而不講用方

如何也。因是觀之。則漢字或
可廢。而其文法。則不可廢也。
抑文章之為物。不唯為言語
事物之符標。又與世相為符
標。故補漢唐六朝之文章。則
可以知時代之汚隆昇降也。

今也。豈邦際會隆運。百廢俱
舉。而獨文章典世背馳。委靡
不振。則豈不聖代之一大欠
事乎。且夫漢文之於羅馬字。
孰巧孰銳。未可知焉。則世之
君子於為之取舍。豈可不教。

思乎哉。余補輯文章軌範。既
成。附之書肆。書肆告刻成。會
有用羅馬字之說。因書此以
冒卷端。

北筑

福井

掬撰

宋謝枋得

字君直信

州弋陽人

為入豪爽

每觀書五

行俱下一

覽終身不

忘性好直

言一與之

論古今治

亂國家事

必批駁抵

九跳躍自

奮以忠義

自任實祐

中舉進士

官漸昇至

元都於燕

定天下既

中至元二

十三年二

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授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鑄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徼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

十五年頗薦勃得出仕辭不起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已而病還憫忠寺終不食而死明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讀書陽明洞故人稱陽明先生官歷都御史封新建伯謚曰文成

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夫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摯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攻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全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序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退之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昌黎

原毀

韓文公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囚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第三卷

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老泉

鼂錯論

蘇子瞻

留侯論

蘇東坡

始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第四卷

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文公

送王秀才序

韓文公

答李秀才書

韓昌黎

送許鄂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翱文

歐陽公

讀孟嘗君傳

王荊公

第六卷

小心文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箕子碑

柳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州

辛稼軒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第七卷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歸去來辭

陶靖節

以上凡六十九篇

目錄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一

批評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放膽文

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入

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葉之

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

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

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謝枋得見
于前
明李廷機
字爾張
九我晉江
人鄉會俱
第一以榜
眼歷文淵
閣大學士
加太子太
保
放膽唐書
孫思邈曰
膽欲大而
心欲小放
膽小心蓋
本諸此

七月元
十八年文
公時年三
十五
將仕郎從
九品下為
文散官
守職事

茅坤云以
下凡六轉
有轉九之
妙

國了博士
官三品以
上國公子
孫二品以
上曾孫為
學生者
西門侯伯
子男謂四
門掌教其
子之為生
者
高書尚書
今人正
二品學典
領百官其
屬有六尚
書

茅坤云以
下凡九轉
極其博
堪為動色
然公之求
進似急矣

補唐韓文公名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不從。勵大潛自元。問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黃仲舒。之述作。而獨孤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問故。相鄭餘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後累轉至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一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于襄陽名頎。字允元。貞元十四年。自唐州戰。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頎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其將李璆。又勝之。灌神漢於。是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擢然有專。漢南意。累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隱然許

計莫為之前雖美而不竟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林云不能意大名顯當世盛位無赫赫之光林云不能與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林云不可謂下無其人林云非無可推此四句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林云原不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按謂卷舒而施之皆以已之識見而不流于時世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

關門傍小戶也坊本
作閣非閣夾室也以
板為之亦據觀之別
名也或云問閣音義
通
美城之大
名也
亮遠水集
作先進論
語注先進
後進謂計
先後輩也
觀之音錯
急促局狀
之貌
音落音石
音晉書石

文婉曲有味林云可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
獲禮於門下者林云未聞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林云或
○文婉曲有味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
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林云已上單說襄愈雖不
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文婉

古人有言請自隗始火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
而雙破燕孤擲知燕小力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
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
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
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馬骨且買况生者
從隗始况賢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
官而師事之上等趨燕樂毅自魏往刺平
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愈今者惟朝
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

天下之望必應得士
林云欲得之甚無難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世之齷齪者
既不足以語之焉落音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
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
其志之所存結得隗林云已之愈恐懼再拜

謝疊山評昌黎作文專求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在
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下
其也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成威之窮則是君子
而安貧賤感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
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

錢豐稟評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却又
一氣呵成有建瓴之勢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唐制進士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
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登第後又以博學宏辭

勤曰大文夫行軍當
確々落落々々
如日月皎然

念九且念
二十也
音入與念
音近迷為

三
卷之二

通用也三國時吳主之女名二十故江南人呼之為金銀之

見丘光魚明書前鄉貢進士唐書選

試於吏部不售而興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宰相書求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時宰相趙悅賈耽薦也第二書正月二十七日第三書二月十六日第三書三月十六日此書蓋書也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起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九姦邪詭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鸞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

此其後以去宗室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稱

疾忙捕入此兩句最妙

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亦似不必有吐握之急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吐握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猶急如此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

五服甸侯
 緇或覆
 服漢書蕭
 望之傳我
 狄荒服言
 其來荒忽
 無常
 也明
 謂得而
 生得除而
 藏天載禮
 夏小正昂
 衆也
 輔理承化
 理即治也
 承化言承
 上之德化
 而施之下

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屬字
 幹旋林云。推其心若慮其當。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急之時不知其如何急知
 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
 衰二字。句。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法便奇。
 用茲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虺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
 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
 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
 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補處。有筆力。林云。時亦未。能及周公。
 其所求進見之士。前雖不足以希聖。感德。至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九箇

亦近耳通
 說皆言也
 周公之為
 輔相也一
 說近謂近
 且按後說
 以是蓋當
 時之宰相
 材德固不
 及周公而
 其任官亦
 近日也故
 功德不普
 及如下所
 言若以為
 與周公之
 相輔則不
 相遠則以
 語句不足
 察其所以
 論語為政
 蕭觀其所

以前是為
 相之道以
 後是士仕
 之情以下
 今而以下
 明上書之
 故

事豈盡出其下哉。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九箇
 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側。豈盡字。句。今雖不能。法亦巧妙。林云。士未必不如求見周公之士。
 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方。幾察其所以而
 進退之。不宜默然而已也。林云。以上言後世宰相之待
 竟置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不問
 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
 載貨。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
 八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
 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
 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占地步。文章絕

以註以為也。關人守門者。載贊孟子。滕公曰。出類也。所說以見。音發義與。又雨不知。字。婦結自。身上。與不。應妙。道相。

妙林云。無可。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他往之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自。如。筆力。書。上。足。數。及。門。補。洲。而不知止焉。林。言。所。以。寧。獨。如。此。而。已。備。備。為。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是。懼。二。字。在。案。句。法。奇。建。林。亦。惟。少。垂。察。焉。漢。曾。威。尊。云。言。所。以。不。往。別。處。求。通。亦。惟。少。垂。察。焉。漢。曾。威。尊。原。發。待。漏。院。記。可。以。考。者。

林次崖評以周公來立說自是疑國心後而明說當時

歸震川評文章有正說一段議論復換數字及說一段。文法之巧處乃如此書是也。原發待漏院記可以考者。才思可。表。文。格。士。情。處。曲。而。不。帶。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補張籍字文昌。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調本。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晚年失明。○李浙。東。李。璣。也。璣。以。元。和。五。年。為。浙。東。觀。察。使。九。年。召。還。水。滸。李。璣。誤。

月日前某官某護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補。也。藉。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二。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不。疑。惟。閣。下。心。事。

其官某。姓。名。以。以。解。之。也。中。丞。御。史。

中丞也李

遷以御史

中丞出而

為浙東觀

察使

方伯連帥

禮記王制

里之外

設方伯又

十國以

為連帥有

帥周時親

察使以

故假用也

深之事之

分明也

李翱字習

之為浙東

觀察判官

元和六年

以事至京

師協律官

名掌和律

浙水東七

州謂越

明善於古詩

府詩長于樂

能考異諸

聲譽與俗輩不同藉固以藏之胸中矣

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

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服出一言且先賀

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真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

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

有如古人者於今必有之

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

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

於某人之側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

所能人乃宜以盲廢者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

廢於行古人之道者

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久

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

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

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之於門邪

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進其所有問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

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不能盲籍尚可

與此輩比並乎

武云就詩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樂工之妙

詩小雅有
賦而曰玉
篇題貌

僕射奉生
射之官也
唐亦為
相之號
受禮部札
也即謂為
節度推官
之官也

僕院謂
皆曰院謂
節度使院
故事節目
兩來所載
之例或其
條目有十
餘事也
古人有言
左傳定五
年於孫
由子語
執事指左
右執事之
人不敢斥
尊
孟了有云
公孫丑下

此等書學
七家視為

常物若細
覽之筆下
變化如走
龍蛇是初
學之利刃
浦云提案
先揭不可
字
茅坤云此
纔是立脚
處
武云上下
雖對說然
重在上之
使下一邊

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此一轉也有錢以濟饑寒其
盲未甚厥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
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
之視如句法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
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歸震川評作文須尋大頭腦立意定然後措辭發揮
方是氣象渾成如退之此書以盲字貫說子留侯論以忍字貫說抑子厚駁復讐論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張僕射名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為徐
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年加檢校右僕射
公以十五年拜節度使
建封於徐秋建封辭為節度推官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

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

明年二月之終比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

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

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

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林云所辟初其

所取者猶在也翻入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

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履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

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

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
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
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
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
言譏張公幹旋行婉曲可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
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
好金云且作結束下再譏愈蒙幸於執事
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
名寅而入盡辰而退林云不
必晨入申而入終酉而退林云不
必夜既

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此下文勢最奇
林云必聞執事
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此字
執事

蒙幸非分
而得曰幸
寬假之寬
待假宥也
便不失其
性謂不強
所不能而
枉天賦之
資質也

茅坤云二
意翻兩層
退之每用
此法却自

之待士以禮如此此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

容如此此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此字執事之厚

於故舊如此此字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此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

之人如此此字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

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及其窮收之而已耳此字韓愈之

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此字韓愈之

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此字一歲九遷其官此字

林云當
之思

林云當
之思

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
言隨逐上
官之車騎
而出金
取之收取
也言收養
不使流散

茅坤云三
段文勢如
珠走盤

不錄因徒
日錄

給事中
日尚書
事以名
殿中故曰
給事中

致食於
走而例
猶左傳
謂室於
市於色
楚之謂
矣

溫乎色和
曰溫
屬乎恭敬
貌

顧光云轉

又厥止
業如此
極銀錄
洗刷是
業之祖
謝妨得
陳止齋
論雙開
法皆本
于此

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人之知不同感思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兩句下得妙林云以上言下得所請則未諒其所自
立之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
仁採納焉此句亦不苛也愈恐懼再拜

林而仲評建封以晨入夜歸非責公一人故公意亦欲
建封加禮相待是以於書中上半段以非已
所飲說入分山好利好義流品下半段以非已
照應一氣卷舒骨格不可不狎視昌黎
書有光者當推之為弟

浦二田評不可二字通篇主張前如在實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愈再拜愈之復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嗜學一言之

後閣下位益尊一林云二字是
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
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
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林云無實行夫
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息始之
以日隔之疎加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息
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林云總上兩扇叙
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如其新也
林云比初相見
時倍加親熱
於人退而喜轉下不承
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
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適乎其容

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適乎其容

情之急也
釋然解也
翻然反也
標軸唐詩
未有板本
皆為書寫
生紙有熟
有紙不用
有紙不用
鮮不暇擇

若前扇
再叙相見
後扇叙下
相見

若不察其愚也情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

敢復進金云一獨承今則釋然情翻然悔曰其也

乃所以怒其求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

自疏其所以林云自陳不拜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

皆有楷字注字處補楷字也謂楷字而急於自解

而謝不能英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

再拜

歸震川評雙閱文法諸家惟韓文好用韓文惟與陳給

事書用得巧妙可以為作論之式陳止齋雙

金聖嘆評川等文字何曾自思必作如此章法只是起

不自覺筆々入妙也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補益此書上宰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

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

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異其說

而請命於左右林云已上叙愈聞之蹈水火之求免於

人也法字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神然後呼而望之也

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字法林云得其勢誠急彼介於

自納於不
測之誅以
身納於輕
重不測之
際也以因
際也

一節却作兩層焉。茅坤云逐句照應行。文血脈相貫如金鎖。六一入正文一節。又寫作兩層。

氣佚容才精神

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法濡手足法焦毛髮法救之而不辭也其情悲也若是者何哉救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林云已上設喻上書之心與見書之人介云以二句截然收住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法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法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以水火譬喻送下力行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矣夫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求言於閤下者曰想有觀溺於水而熟於火者奇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法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如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

防微使官田使官記判官書記或取於盜札記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或舉於管庫禮記管庫之士註書關鍵也庫物所藏此吏貢府史以下官長所置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

此下又設一難以楚云時字正與上勢字對言勢雖急而時不可也下文三層深說關時不可

也林云已上言窮餓之苦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費詁云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裳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林云已上言宰相既聞知下可委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之時而不舉尚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任未仕者法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林云已上言宰相尊於節度所舉不患其不行古之進久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林云已上言布衣愈於盜與管庫舉之又不患其失當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科目唐制
取之之科
有季才
明經有進
六有明法
有明算史
傳開元禮
道學等故
謂之科目
此文貞元
九年文公
時年二十
七應博學
宏詞科
天池之濱
莊子南冥
者天池也
怪物謂龍
品彙景類
也
奉常六尺
曰尋一尺

沈云此篇
以窮字為
眼目

林西仲評此單就前書中云負才不過處以踏水火
為喻寫得異樣窮迫異樣懇切雖使石人聞
之亦當下淚水復以居上位不宜推季於時
在宰相尤可取必於君而布衣不至有負於
舉三意為異樣聳動異樣勸勉以堅
其意筆致跌宕縝密真千古無匹矣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唐舉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
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下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或作與韋舍人
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補唐選舉志云所謂
制科者其求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
詔道其所欲而親策之唐制取上之制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起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龍蓋

非常鱗九介之品彙匹儔也于象其得水變化風雨

上下於天不難也濟可以設施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

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

林云雖無過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為猶獨之笑者
合所差不多

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

投足之勞也林云遇人提然其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

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

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

其生固不可知也此林云罵盡前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

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仰首號俛首帖耳相及鳴號亦

之態也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

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世必無人肯提掖其哀之命

也林云命當得其不哀之命也爛死沙泥知其命而

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所為亦出子命愈今者妙實有類

六尺曰尋
廣頰注廣
小頰也
俛首帖耳
搖尾俛伏
也帖垂也
搖掉也
庸詎何也
命天命也
且鳴號且
姑也
穆文熙云
句句刺心

於是謝云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是以忘其疎愚

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林云應上哀字結

林西仲評一篇譬喻到底未只點出自己一句。人以為

玉求售與鑽營囑託相去幾何不得不自占地步若不借喻恐涉誇詡况篇中所謂搖尾乞憐罵盡前此廉舉之徒營求卑屈如狗之依人所謂無視無觀罵盡前此主試諸公罵白混清如盲之辨色矣豈不以輕薄取罪乎

答陳商書

韓文公

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元年中進士第

愈白厚惠書語高而旨淡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

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入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

謝其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

也須求也意所欲也林齊王好竿韓非子宣王好

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漢律

子鼓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林云引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

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不好林云人不能

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收拾文誠工不利於求

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

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比皆有意於不肖者也

而有味

而有味

愈白正字通下告上曰稟白同單速事演義亦曰心懷根說文

也

吾子相親

之辭

齊王好竿

說文竿三

十六簧樂

也周禮疏

竿長四尺

二寸

操瑟說文

瑟庖犧氏

所作弦樂

律呂漢書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律呂志

象似也。

縮變化惟所欲為吾不得而窺其際焉

略不辭讓遂盡言情寔惟吾子諒察愈自

林西仲評篇中以操琴齊門為喻立意最深如言能使鬼神上下也乃鬼神無形與聲其上下是誰

間見如言合軒轅氏之律呂也乃軒轅世代荒遠其律呂何處比方猶俗所謂無處討照會自家瞞自家寫得好奇求勝之人異樣好笑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石處士名紳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於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奉謀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名重為節度之三月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林元詢

曰先生居嵩山澗之間補嵩山二山名澗穀二水各皆在洛陽之場冬一

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者他說衣食二事

化句法人與之錢則辭言其甚難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見

勸之仕則不應林云已上述其行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

道理五字辨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

成敗五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林云喻語道若駟馬駕

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二人共古善御者為之先後也長一句

一句合為一句林云喻辨古今事當否合而不失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短一句

如此設譬喻作句法又勢有頓挫有起伏更有波瀾林云喻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當而不差已上其材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

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林云文武言其材忠孝言其行

把大夫本領順口帶出妙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

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泐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

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修緩慢若逐句

孟簡子使上中問用
王良與嬖
美乘列子
主車則造
父為御
趙簡子使上中問用
王良與嬖
美乘列子
主車則造
父為御
陽軍節度
使御史大
夫治孟州
孟盤孟飯
器盤盛物
器良造父
與之語管
林希元云
極得美
詞作誦美
從事者若
茅坤云借
事坤云借
從事者若
茅坤云借

孟簡子使上中問用
王良與嬖
美乘列子
主車則造
父為御
趙簡子使上中問用
王良與嬖
美乘列子
主車則造
父為御
陽軍節度
使御史大
夫治孟州
孟盤孟飯
器盤盛物
器良造父
與之語管
林希元云
極得美
詞作誦美
從事者若
茅坤云借
事坤云借
從事者若
茅坤云借
所治也
州成德軍
山郡木恒
叛鎮州恒
其承宗
王士真舉
軍節度使
四年成德
非是元和
恒或作恒
恒或作恒
非是元和
四年成德
軍節度使
王士真舉
其承宗
叛鎮州恒
山郡木恒
州成德軍
所治也

歸輸之塗也
歸與饋同
輸送也
糧食運送之

道謀征徵
輸也或曰
征討之謀

好辭令也
撰書詞撰
唐世節度

辭察諸使
辟置察使
之牒語皆

用四六大
略如告詞
云李謂出

行資裝為
行李
上視獨壽

外張帷帳
設相起將
相別起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檢點無一句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

生之廬而請焉者他林撰大夫從事實主問答之言如

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此言止處冠帶出見客

拜受書禮於門內林云應請其堅力宵則沐浴戒行李

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敘事句有洪

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帳也如今筵會酒三行且起

有執爵而言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

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

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大夫一請即行前後似兩截

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饒其師無甘受侮人而外

敬正士十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又祝

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健先生起拜

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於是東都

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結妙林云

其後効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遺之序云林云結

重頂方今

本地

金云第一

祝並贊二

李九我云

四祝詞一

段緊一段

金云第二

上視獨壽

又云第四

祝規先生

又云第一

祝規先生

又云第一

又云第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檢點無一句

於是撰書詞

具馬幣卜日

以授使者求先

生之廬而請焉

先生不告於妻子

不謀於朋友

冠帶出見客

拜受書禮於門內

宵則沐浴戒行李

載書冊問道所由

告行於常所來往

晨畢至張上東門外

酒三行且起

有執爵而言

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

先生真能以道自任

決去就為先生別

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

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

而饒其師無甘受侮人

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

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

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

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

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

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其後効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

遺之序云

林云結

出序

熱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此一章譬喻

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十變萬化

不可捉摸

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章

侍講盛山

十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

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

夏日其

十六

十六

既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右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於下。走。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萍。而鑑。猶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謂襲。只是被。人。省。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

樓迂齋評

者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首後面四轉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

錢豐稟評

通篇總是扣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安貧樂道。學博謀長。便見不肯圖利。于大夫私便其身。圖而能。以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便見非富其家。飢其師。受其味。謔言之人。而能以義取。以一篇皆含此意。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

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二句。上真是妙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補溫處士名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人皆東都處士之秀者。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

林云通篇發議。大意以引喻起妙。夫

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邪。

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

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

語矣。落得好。林云自解。金云已上以喻為。東都固士大。

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濫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

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

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

百樂姓孫。名陽。古之善取馬者。此段取譬。絕妙。便見。昭四年。冀北。馬公一鏡。河陽。而東。所生。都處士之。東都。唐書。寶應元年。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中。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楚云。為羅。

茅坤云。後。石生見其。能盡取無。留良也。

楚云。為羅。

為北都

為媒字法

石生温生

此段發明

生即先生

前空群意

之略稱非

生徒之志

生徒之志

王制諸侯

賜鈇禮記

後鈇然

也鈇斧之

大者

以禮為羅

漢書網羅

天下異能

之上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

為符署故

曰幕府

幕下古者

出征為將

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

下金云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

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金云出温中自見東都雖信多

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林云應

良輒取之句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

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林云

助宰官之治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林云無人

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林云無人為播紳之

東西行過是都者播紳播笏垂紳者無所禮於其廬此

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

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

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

於懷邪補介猶帶芥謂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

前所稱為天下賀收拾前意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

盡取也林云又作怨語收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

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林云見得所言亦出留

林次崖評此篇都不待說温之賢只說温生既取而東

林西仲評鳥公所舉實在延致石生之後且用石生代

廣攬叙美鳥公忽作幸語忽作怨語其所謂

時事之艱佐軍之要與夫節度處士之賢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度

照閣起不道一字，但叙得淋漓跌宕，使
久自見奇肆耳。讀者當玩其練局之妙。

送揚少尹序

揚少尹名巨源，字景山，貞元
五年第進士，以能詩顯名。

韓退之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林云其意佳。于時公

卿設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林云佳。道路觀者多

歎息泣下，共言其賢。補漢書疏廣傳：廣東海蘭陵人，仕

傳在位五年，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林云佳事

二。漢史既傳其事。林云佳。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

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林云佳。國子司業揚君巨

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林云先叙盡職，金云五字補一

且以年滿七十亦自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

相及今揚與二疏其意豈異也。林云：將辭位意，軒輊

亦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補想先得此句，前後布置，不

知揚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路觀

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

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林云：司業去位，國史亦

亦落莫也。應上省。見今世無工畫者，有態度而畫與不

畫固不論也。林云：畫其跡，木後世事，此處又撤不下，然

吾聞揚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自以為其都少尹

不絕其祿。金云：疏事外添一。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

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金云：疏事外又添出。又不知當

時二疏之去，字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共張謂共
其張設
祖道送行
之祭
車數百兩
故稱為兩
國子司業
從四品下
之官
在公卿後
文公時為
吏部侍郎
揚侯稱侯
蓋尊之也
馬數匹也

茅坤云引
古人事起
議論
浦云引二
疏都在四
旁著色蓋
貌則以疏
倍揚而神
則借四旁
諷有位也

林云白丞
相三字伏
下丞相愛
惜一節歸
其鄉三字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其鄉一語

鄉先生儀 未以婦美 禮疏鄉有 巨源一段 鄉學取在 作結果 鄉之中大 楚云點出 夫為太師 歸鄉風趣 致仕之士 沈云正發 為少師在 明揚侯與 於學中名 莫作餘波 為鄉先哲 者

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

所於歸揚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

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

釣游也此見不忘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揚侯不去

其鄉為法余元添出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

社者若今歸鄉必以此為忌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謝疊出評又有氣力有光發頓挫豪宕

林西仲評奪其條亦國家優老之典也揚侯又不得為

高至於贈行倡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

黎尤屬本等之常事者來無一可著筆處高

秩及歌詩數事有同有不同處彼此相形作

評方能讀古文俗眼

顧迴瀾評退之見揚少尹之奇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

來形容壯出許多景象前說二疏所有或

折動以末托慨世之詞歸美少尹種種多情

讀令人讀之

林希元評巨源之志未必不可方二端退之傾欲張大之

知有無云則巨源之矣不可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贊寧高僧傳閑鳥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

以草聖對御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

林希元諸 水亦林希 逸恐非是 工人僧徒 之尊稱

武起得
起忽
沈確上云
實中實

其善射見
呂覽北史

為文惠君
解牛事見

師曉字子
野樂神

見左傳國
語等書

備散喜聲
事見史記

徐子徐無
鬼福而南

而兩家之
難解釋文

云然市南
因為

秋之於奕
孟子告子

奕秋通國
之善奕者

也伯倫之
通晉劉伶

字伯倫常
乘鹿車勢

入荷鍾而
曉之

張旭曰唐
書習知音

傳時具郡
張旭亦與

知章和義
旭善草書

而好酒每
醉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

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丁治半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笑暇外慕補音音夫

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嗜其蔽者也補音音往

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窮憂悲愉佚然恨思

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

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州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

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

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補音音以此

終其身而名後世補音音今聞之

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補音音未見其

能旭也為旭有道補音音利害必明無遺錙銖補音音

一決於書而後旭可樂也補音音今聞師浮屠

氏一死生解外膠補音音膠所以固物也言是其為心必

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著補音音泊與淡

相遭類隨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

乎補音音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

閑如通其術補音音則吾不能知矣

朱考亭評補音音而後發之則其意勇決而位必精今高閑既

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知耳此自韓公所

醉後涕呼
狂走索筆
揮灑變化
無窮時人
駭為張顛
股侑陳郡
人為和巾
為大常博
十
同鵲外國
名在匈奴
之西突厥
之東今之
回鶻是也

元和皇帝
憲宗也元

和其年
也
方內謂四
持節節所
以示信九
使者必有
節以為信
象笏曰書
五品以上
執象笏六
品以下執
竹木為笏
經重謂以
國事為重
家事為輕

見非如畫史
祖師之說也

茅鹿門評

其用意似莊子而其行文
造語敘述處亦大類莊子

林次崖評

高閣上人無可說因他能書遂就張旭善草
上說道理以歸於閑此是無中生有學者胸
中有此意思天
正無難題矣

顧迴瀾評

此篇以堯舜禹湯治天下與
後九秋英華並論放蕩不羈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韓昌黎

補元和十二年詔殷侗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
回鵲可汗驕甚侗不為屈當責其僭侗曰可汗
無禮非使臣居也
唐憚其言不敢逼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

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補大

使來朝小國附隨之而數使共來故曰集元補大

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欲使外先

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唐最親奉職尤謹言治內極得

得中國尊中國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

朕意得中國又選後學有經法省後通知時事者一人

與之為貳林云詔詞止此已上叙所以使回鵲之致由

是殷候侗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朱衣象笏承命以行出外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

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憫

惻補失志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補後夜

省門下省尚書省皆政事堂也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七跡切不能休

今子使萬里外國林云萬里與數百里對獨無幾微出

黃發陽云
應前終見
直手結構
處

於言面補幾者動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一
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承相選為士不
通經果不足用學有經術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

原毀

韓文公

補詩之細法原道云淮南子有原道篇注原本也公所命名之意亦如此物子曰原人原道論也而列之論也

約簡略也
以責已待
人二大性
立論
楚云申上
文作兩對
是雙關起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補云開手便是原字欲原
無毀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
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於上面能
字中生出
善字

楚云以上
馬古之君

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
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
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
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補云申責已重
也無毀之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
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
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
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二不責其
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
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
亦足矣曰能善是亦足矣補云申待人輕以約是思

廉字新詩
子作兩大
扇是實又
云亦作雙
起法
尺就上面
能善四字
翻弄許多
光景
董份云此
切中時態
甚得小人
嫉賢妬能
弊病

忘情以觀
忘者而忘
者自可知
樓迂齊云
曲盡忘者

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浦云時落今之君子
正原出
毀之根
其貴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
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
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浦云申待已廉急其毀之根也
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
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
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浦云申責人詳思也
毀之根
又一也
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
束得便沈云不以衆人待其身謂以庸陋自待也
吾未見其尊已也浦云已上古今平列
此忽施一尾不自尊
雖然為是者轉得有本有原意與

與也謂
與也謂
與也謂

畏謂畏懼
也

作為也

幾而理幾
期也如論
語言不可
以若是其
幾也之幾
垂不朽

以云略易
一字截然
兩意
又曰是故
二句收出
一篇大意
唐荆川云
自古今有
數文字當
與原道並
垂不朽

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
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
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
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
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
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
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
浦云慨想
結有關係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
幾而理矣

謝疊山評此篇巧處妙處在假托他人之言辭
橫寫世俗之情狀熟于此必能作論

錢湖東評

只是正一反雙關文字與上宰相第二書略相似

顧迴瀾評

此文下字皆有法度重周輕約評庶意思此字乃字母一篇議論皆從此八字衍出此

格最奇未只以一忌字原出毀者之情見毀言之不足信

茅鹿門評

秦漢以來無此調昌黎創為之然感慨古今今因而模寫人情曲骨裏文之至者

沈德潛評

此即後代對偶排批之祖於韓文中為降格而荆川得之已足雄視一代矣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一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二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筑前 葑圃 福井掬補輯

放膽文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銚然氣力雄健

光綏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

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資東帛召為諫議大夫

場屋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
刮目吳志呂蒙傳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持
吳本史作

諫議大夫 正五品上 掌持從贊 相規諫諷 諭 求聞聞達 也 鄙邊邑也 天臣指宰 相李泌

此等文格 似齊整却 又不齊整 所以為高 手 樓迂齊云 視其德包

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以死奉職既入拜官久猶未有建白文公故作此論諷切之
陽城拜諫議大夫開得失熟猶未肯言故公作此論諷切之後及裴延齡逐陸贄等城乃守延
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引諷申直贄等帝
欲相延齡城頭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
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
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
蓋有待抑公
有以激之歟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

連下乃疑詞浦云諫議大夫首句設眼有道之士全篇提綱所以責之望之皆從此出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柳谷晉之

鄙人董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叙得句句佳 董字大

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華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舍不諫意葉字變為華視

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下章要與

其德貞夫子凶以駭之浦云首條問答愈應之曰第一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浦惡

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

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

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

事之心陽子不免曠官○此一段六句是雙則冒進之

患生應無用曠官之剌興應三臣不志不可則而尤

之不終無也蓋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今陽子實一匹

夫在位二字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不為不

而其德自 諫意 而夫子凶 者也易恒 卦六五貞 恒其德貞 婦人吉夫 子凶象云 婦人貞吉 從一而終 也夫子制 義從婦凶 也 蹇蹇能涉 險難而往 濟蹇故曰 王臣蹇蹇 也 匪躬之故 蓋忠於君 匪以私身 之故而不 往濟君故 匹夫為諫

曰匪躬之官天下望為何如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而未

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秦地隔俗殊其情太

異故視肥瘠不如喜戚也有官守者孟子公孫

以下三段皆用三且去兩端說此兩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

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浦云論意已足古之人

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

子說者也

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

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若陽子

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童童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此一段亦孟

夫此一段亦孟

故雖諫且議此一段亦孟

獸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

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浦云破其隱諱

神來

神來

神來

守門警夜

以木橫持

擊木也開

柝行夜所

抱關擊柝

章篇

古之人有

云孟子萬

皆用三且

字故為進

步作波瀾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問居諫官。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

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

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

流之美。庶嚴穴之士聞而慕之。

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

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

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

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

骨鯁之臣

後漢書來

也。喻正直

也。鴻號鴻天

也。號名也

呂祖謙云

陽子職在

諫官而非

宰相之職

故公詳辨

之

考異諸本

無心字

湯賓尹曰

反復辯論

攻得陽城

了無逃餘

處直令愧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

之不平。人亦不人。窮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

必以兼濟天下。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

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

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

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

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

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

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得以自暇逸乎哉。

將役於賢

以奉其上

自孟子小

賢役大賢

國武子左
傳成十八
年齊殺其
大夫劉法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九段攻擊陽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補成公十七年左傳齊克
通子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好盡言以招音人過國

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請我夫人怒云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慶師殺慶克以救
云云十八年經齊救其大夫國佐左傳齊為慶氏之難

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
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林吾子其亦聞乎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此一句未得位則思脩其辭
以明其道此一句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

茅坤云就
應等四問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

傳曰周語
單襄公見
國武子其
言盡襄公
曰工下滯
亂之國而
好盡言以
招人過怨
之本也惟
善人能受
盡言

之也韓文公所以收攻擊陽子者亦非得陽子
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忍不怨子告我

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
得為善人乎哉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
箇好人如何混沒得好處林云解好盡

樓迂齋評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
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參看

歸震川評凡文字引用認得易失之陳腐惟歐公送王
陶序全用易象點化疏通而議論亦好韓公

茅鹿門評是篇引孟子說話全憑自家添字減
字變化出來便不陳腐亦可參看

諱辯

韓文公

補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賀以父名故不應舉。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後補太常律郎。

純是敘事。楚云此節叙公作辨之由。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律曰二名不偏諱。此曲禮文引以入律也。鄭注云謂二名不一諱也。不諱者言其獨生一

謂二字皆在所宜。極亦。舉其一則不復諱耳。

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此二句設疑問。諱此章法也。林云。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問得冷。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論有諱。夫諱始於何時。金云。提筆。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聖之節。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之意。春秋不譏不諱。嫌也。孔子不偏諱一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釗音昭。者而于祖。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林云。曾子學孔子者。而于父嫌名亦不諱。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其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波瀾林云。不直說破。

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釗音昭。者而于祖。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林云。曾子學孔子者。而于父嫌名亦不諱。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其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波瀾林云。不直說破。

謝鼎山云。此一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

諱此章法也。林云。晉肅與進士既係嫌名。又非雙字並舉。何犯之有。問得冷。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論有諱。夫諱始於何時。金云。提筆。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聖之節。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之意。春秋不譏不諱。嫌也。孔子不偏諱一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釗音昭。者而于祖。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林云。曾子學孔子者。而于父嫌名亦不諱。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其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波瀾林云。不直說破。

曾參之父 甚妙

名哲亦誤 周公作詩

祖李淵之 事變作八

祖父李虎 錄句法極

祖之父子 顯允云此

封唐公 不直說出

代宗諱 意何等婉

以諭為近 曲

隆基 隆基

但不諱亦有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

為某字也諱呂后雉為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

諱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詩勢東饑也

諱惟官官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姓名事更乃不敢

言論及機以為觸犯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

也何所法守此已合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

律藉之以國家之典習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

諷矣不盡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

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官官官

妾策則是官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

者邪

呂東萊評洪云李賀父晉蕭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

君諱云同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

謝疊山評以折服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伴為兩可

茅鹿門評此文及復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傍三段後

足迷

此別是一樣文法

洪興祖撰 公年譜 張昭字子 布仕吳主 孫權封侯

全篇文法 從孟子來 儲如四轉 數點如珠 之走盤 楚評前引 律經典後 尾抱前婉 及覆覆如 大海回風 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 盡是設兩 可之辭待 智者自擇 此別是一 種文法

錢豐稟評考之於律質之於經終之於典三段中辨得

至。於末後四轉尤奇如

顧迴瀾評波瀾疊出

胡秋宇評避諱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諸書然大

可復疑而唐大統終不以為然故舊史稱韓公

裴舉之子德融就試時高階以禮部侍郎與

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官調右丞肅簡亦盧

廷同官入而捐裴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

有事不得奉見蓋絕之也又崔敬芳知學

部尚書歸不暇以弟仁澤為托言三以於

夢飲潘端功曰某見進表議此官矣

皆迂雖可答然可見唐人習俗如也夫父名

身名不得於姓高下登慈父名龜從子不列

飲葦異本
作敘色

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補唐柳子厚名宗字子厚字其先河東少

警並象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律精

裁密縝聚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

官至禮部員外郎附王叔文坐貶永州司馬後

徙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卒年四十

古有文集○說苑君道篇成上與唐叔虞燕居

剪梧桐葉以告周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

唐叔虞言則史書之工誦之上稱之於是遂封

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

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上稱之於是遂封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

呂東萊云
此一段只
是敘事

開二段說
切中肯綮

浦云此就
成王戲言

浦云此般
申論理勢
不粘桐封
事更見通

逢迎也

二字皆
明

弱弟於唐意不然而金云一句劈林云緊

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金云

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

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

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亦

將舉而從之乎無解金云三駁凡王者之德在行之

何若設未得其當林云當字應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

其當不可使易也二語以上姑置封戲而况以其戲乎

論僅字忽返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破得教王遂過也

林云第四駁吾意周公輔成王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

歸之大中而已林云大中應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

不當束縛之馳驟之意思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林云

從容優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

者邪林云言束縛馳驟之事不

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林云應上五或曰封唐叔

史佚成之此一結尤高林云

呂東萊評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

謝疊山評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

林西仲評此篇先以當封不當封二意夾擊見其必不

處之則戲下可為真也明矣然後把天子不

可戲五字痛加翻駁以王者之行止求至當

不妨更易而周公當日輔導正理不但無代

法則以為天子不可戲有戲而必為之詞若

缺音缺小
智貌
史佚禮曾
子問鄭注
史佚成王
時賢人也

楚云結束
有不盡意
不指定史
佚妙

又無堅不破是辨體中第一篇文字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

之往年言史事其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

下安有按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邪若果

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

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

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復貶成敗人

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

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林云設在御史猶爾設使退

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

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林云

又設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林云居

難下不可以避人禍而不為史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

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

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

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

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

也

下八大韓公排行當第十八丈故稱十八丈猶言丈人丈人尊老之稱古尊者不敢以字稱之而曰幾丈
秀才貢舉人謂之秀
二段以重明輕
此係元和九年作浦云一篇皆對書蒙駁林云往年韓言史事在職不宜苟過時日

其老窮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者猥加之職榮之
役仗掌故掌故大夫屬掌故
御史中丞大夫掌刑憲典章糾劾獄訟之官
入臺府臺
者御史臺
司天臺之
類府者折
衙府都督

府之類府藏也非官也其以為官署之名自漢始呼聖道也政事堂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孔子猶不遇而死也韓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得子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范曄剛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宋文

帝元嘉十二年講及族誅司馬遷觸天喜怒漢書平吹傳武帝開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司馬遷咸言陵有國士之風雖古名將不過出上以為遷誅同為陵游說下遷府刑問不檢班固不檢諸子諸子多不遵法

秋為孔子累范曄惇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闢暴虜補崔浩武帝大怒遂放誅浩暴虜謂魏武開獨犯也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補史記自叙傳左丘明厥有國語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為戒補禮記擅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林云總結上文禍天刑之說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補韓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聖切名垂後者不可勝數又云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鑿定構立事跡何所承受欺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今傳萬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

儲云是文家任復開合法

浦云慨嘆總收以動

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又但以所聞殺我我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補磊磊壯大貌軒飛也蓋謂高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韓書云非必督責迫蹙就功役也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補韓書云若神不福人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補行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

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

度其奴罵
洛陽今尚
後先補送
死獄中
按檢下二
字為檢東
舟避之義
讀字面雖
穩而照考
諸事實則
如為不檢
其在下諸
子奴僕者

之助與首
段呼應

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

云行且謀也補韓書云賤不敢違盛旨行且謀引去林

不宜在今館中非無入將必有作者勤而某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

已而欲勉人難矣哉語警策

謝疊山評辭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

呂東萊評是一篇攻擊辯詰體頗

茅鹿門評古人規模開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更不

顧迴瀾評退之亦是不易服之子厚及覆致辯責得不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難其守問寺人

勃鞞關官以甲趙衰賢臨林云余謂守原意

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注上政之

大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林云原邑本出周而晉君

擇大任節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下

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互足以守國之政過不

為敗正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謀

晉文公問守原議

抑柳州

補傳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對曰昔趙衰以盞餐從徑餒而非食故使與原

先說事因

難其守問寺人

余謂守原

意

注上政之

倒

晉文公

寺人寺之
為言侍也
取親近侍
御之義
媒近媒嬖
也謂左右
官寺之臣
獲原啓疆
左氏傳廿
六年王與
之溫原之
田晉於是
始故南陽
景監得以

呂東萊云
上說朝與
官下說卿
相寺人下
四句不合
掌所謂異
樣不俗
齊成公用
豎子國內
寵殺群也
禮廢也

董思白云
况當其時

相衛鞅更句生下孤
 記商君傳先二句亦
 因事公龍應卿相大
 臣景監以前既說不
 求見孝公謀于卿相
 語數日不到此說疏
 厭以鞅為外意到語
 左庶長
 弘石得以壯
 殺望之漢
 書蕭望之
 傳弘恭石
 頭等知望
 之素高節
 不諫辱建
 自非頗識
 望之於牢
 獄繫其快
 々心則聖
 朝無以施
 恩原上乃

議之臣乎。節狐偃為謀臣。先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
 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暨。其可以為法乎。林云
 不公議於朝。四句推出晉文原有謀議之。且晉君將襄
 臣非不得已而謀及媒。近所以不可為訓。且晉君將襄
 齊桓之業。按新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傳公二
 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
 好。處然而能霸諸侯者。下文回互。以土則大。以力以彊
 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伯誠畏之矣。魯僖公
 年。烏能得其心服哉。林云不能心服。其後景監。秦孝
 臣得以相衛鞅。商鞅。林云秦法失政。弘石。漢宣帝。官臣。人得以
 殺望之。蕭望之。林云漢誤之者。誤。他好晉文公也。林云

可其奏望
 之竟飲鴆
 自殺

趙衰未為
 不是問寺
 人則非

引外事結
 切體

端所以鳴咷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此則問非
 失問舉非失舉也。此處八家文作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姑。盡記以備參考。然猶羞當時。臨後代如此。秦況問
 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林云其害之余故
 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又是
 好。○盾。徒水。父。魯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春秋書曰。晉
 趙盾弑其君。趙盾。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止
 所進藥。而卒。春秋書曰。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謝疊山評。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句
 一字懈處。此柳文最得意者。

林西仲評。唐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
 極於昭宗。子厚之時。宦官典禁。其權最重。

是篇全為時事起見。借晉文以守原。問鞅
 一事。層層罪其備。前而昭宗。是其禍萌。後而
 得。以二字。是其流毒。篇中雖有許多曲折。抗
 皆步步承接。明應者。來是一氣文字。

呂東萊評首回五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

胡秋宇評此篇極峻潔極警拔且欠舒徐耳

顧迦澗評步驟謹嚴得韓之奇

朋黨論

歐陽公

在諫院時進補歐陽公求永豐人名修字永叔自號廬陵謫後號醉翁又更號六一居士幼

故悟過人舉進士官至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享年六十六卒于神宗帝熙寧四年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著唐書及五代史又纂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二十卷別作有易童子問詩本義居士集內外制奏議四六集等書仁宗時

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等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

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十家糾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元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慶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平說林云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此三句是一篇主意林云且當察其為類大凡君子與君子以

同道為朋此二句一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二句一此自然

之理也以各自為類然臣謂小人無朋警策刺惟君子則有之

此轉最妙林云其故何哉詳上小人所好者

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

朋者偽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

則交疎甚者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

臣謂小人無朋應前其暫為朋者偽也林云同利其不

無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楚世名言楚云歸重人君

又曰君子小人先平

馬一筆沈評小人

無朋云云曰前人未

道利盡則交

疎乃齊景公問景子

其暫為朋者偽也一

句下得甚有也

歐陽修論事切處人

示人共工

八年

元善也凱

左傳作愷

如也

西也謂驩

與共工之

視之如仇
帝獨與異
者至此謂
侍臣曰歐
陽情何處
得來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同道方是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警策有則天下治矣補應人君辨其君子小人句作一束大意盡此下

君子八元八凱下得十六人為一朋蒼舒讚鼓搗戲大

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前應堯之時天下大治偽與進

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九二十二人多說為一朋而

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

異心可謂不為朋友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

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銅首三

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繳前紂

後漢獻帝

也偶誤耳

及黃巾賊

起中常侍

帝曰黨錮

多積人情

與張角合

謀為變滋

大悔之

言乃大赦

之家皆歸

故鄉其後

茅坤云翻

上通前力

為洗發

此以漢唐

今言專言

亂

呂東萊云

錯落可謂

呂又云上

幾句說有

三

九

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林云無朋反亡後漢獻

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銅首三

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

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

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繳前紂

黃中遂盛 朝野崩離 網紀文章 為然矣

力苦無一 句承得有 亦徒然 譬之十鈞 一眇木水 之則腰折 了下一句 須有力

林云又總 繳治亂興 亡四字 楚評總繳 治亂興亡 四字版到 人君身上 直與篇首 惟幸人君 句相應

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
世不謂舜好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
之聖者歸根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疑而貴辨繼上
一節治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
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
厭也尤有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結繳前舜與為人君者
可以鑒矣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問堪劉更
也可其奏後救望之欲倚為相恭頭等復誣望之不悔
過懷怨望非頗屈之十牢獄寒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
施恩厚遂飲鴆自殺漢桓帝九年宦官張成弟子
牢脩告李膺等養大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非
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監北寺獄所引二百餘
人禁錮終身又儒學自行義者官皆指為朋人死徒
廢禁又六七百人賢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

旺音贊

諫起昌陵 疏載漢書 劉向傳

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尸勳山肅宗
夏顧蔡行半涉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
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增敷為八及及者言
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邱泰周恭嚮王
章王孝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故人也儉為之魁○
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俊王溥趙崇
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良逐無虛日縉紳一空○
按舜典新命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令及四岳十二牧適
滿二十二人其後契皋陶舜
伯與朱虎熊羆人合則仍舊官
呂東萊評 議論出人意外大凡作文妙處
茅鹿門評 忠言讜論破千古人之
顧迴瀾評 歐蘇陵謝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
文前儒所 未有也
縱囚論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云兩句挂發起林

呂東萊云

下而尤字最精神

以云點合

水題語更雄辯

錄大辟囚資治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六年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閱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米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

此一段為太宗解結上二段小兒說君子得啟疑詞設問此二語出

入於死者接得有力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應得出林云伏下大辟囚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豈近於人情哉林云就入情上斷得最確伏未段必本人情句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下字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

獲免所以復來乎此是一篇根本林云揣囚之意伏下殺之無赦而又縱一段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

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

太宗之意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

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來歸救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

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

來歸而救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夫縱而

來歸而救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夫縱而

來歸而救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夫縱而

來歸而救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夫縱而

來歸而救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夫縱而

所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師皆如期自請朝堂無一人占者上皆赦之

太宗肯贊警策林云揣太宗之意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

此名也驚以鳥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金云斷盡更無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人可得戲翻

本集八大
天下下有
之字

前不說
薛三上留
在後結
盡而意無

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為天下常法乎林云總言其不可訓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林云以正論結上文無一涉漏

自是千
古妙筆

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

呂雅山評水收老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常理待之也

呂東萊評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

茅鹿門評文章好餘婉曲說盡事理

春秋論

歐陽公

春秋論
公春秋論

三篇論
下篇也
趙盾弑其
君或鼻春
秋宣二年
秋九月乙
丑晉趙盾
弑其君夷
鼻
謹本集八
大作慎

呂東萊云
三子之論
不攻自破
就中輒字
侮字破的
言語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鼻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辱惜也越境乃免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

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

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

是之輕易也以上如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書論貝頭梁赤此如原題書

趙盾以不討賊故加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

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應以前以盾為

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

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

又復見乎
經宣六年
經春晉趙
盾衛孫免
侵陳公羊
曰趙盾弑
君此其復
見何親弑
辨難體

茅坤云到
此左右欄
說亦攻擊

君者趙穿也親弒者趙穿則易加之趙盾不弒也

應前冒頭春秋用法不如是輕易句意

劉寧云此一段則將幸免疑似說

呂雅山曰左右欄說無逃處就

為遠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也浦云兩而推勘以辨輕加輕赦決非趙穿弒君大惡也
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
警策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浦云以出入盾為
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以上申此非春秋之意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

中果有果無字是

逆詐論語不逆詐逆

茅坤云到此總下才

此總下才

上四五段教他無逃

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釋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以上復申非春秋之意此決知其不然也浦云以盾納窮以穿衝盾亦兩面推勘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靈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復申非春秋之意孔子忠恕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復申非春秋之意此可知其謬傳也浦云仍折到問者曰然

此段辨得
理尤勝以
父病進藥
事來說是
欲帶說許
世子教若
之事

不習於禮
禮記曲禮
君有疾飲
藥臣先嘗
之親有疾
飲藥子先
嘗之
使善治獄
者蔽之蔽
斷其獄訟
也
許世子止

注道昆曰
此段辨論
許世子止
父事

春秋昭十
九年經夏
五月戊辰
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
左傳曰夏
許悼公病
五月戊辰
飲太子止
之藥卒太
子奔晉書
曰弑其君
君子曰盍
心力以事
君舍藥物
可也杜云
藥物有毒
當由豎非
凡人所知
識止不令
藥物所以
加弑君之

此段字字
的切
王錫爵曰
此合說趙
盾許止事
而歸結之

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北有趙盾弑其君也

從前許多說語至此方說出正意浦云據經

判盾結案下論許世子突起三峯有奇趣今有一人

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

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刀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

三人者其罪同乎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

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

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

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刀殊科補上詳說前中二

後事與前中比較不說後事而其義詳明是從簡避煩法也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

刀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浦云頂接三峯

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

止以垂教爾浦云加一難以盡據經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

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

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

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

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浦云

是許止據經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為盾

復見下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浦云此一處非曰弑君之

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

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

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

名許悼公易

為書楚左

氏昭十九

年經冬葬

許悼公葬

吳敗許師

昭二十三

年經吳敗

頌胡沈蔡

陳許之師

于難父見

許男始見

於經定四

年經公會

許男于召

侵楚

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

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尋常到然

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浦云此一難統論二曰傳聞何

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

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蓋如此是可

盡信乎公羊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穀梁經同公羊傳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易為與世

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子大夫卒

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會主故隱而卒大夫

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傳夏君子卒齊子也

諸侯不反哭於狼不相於地故不曰君不稱子也

言其不書姓為

公故曰君氏

呂東萊評此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詩臣相親排斥之弊

白志宏評讀歐陽公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

茅鹿門評又發於篇所未盡更洗

沈德潛評前半論趙盾實弑君後半論世子非不當藥

筆鋒所至斬盡蕪藤誅亂賊十既死此又有

焉觀賈充成濟弑高貴鄉公則操又者雖二

人而弑君者實司馬昭也然則夷鼻之殺趙

穿為賈充成濟趙盾為司馬昭就令婦而討

賊亦不得怨其首惡之罪矣作論須直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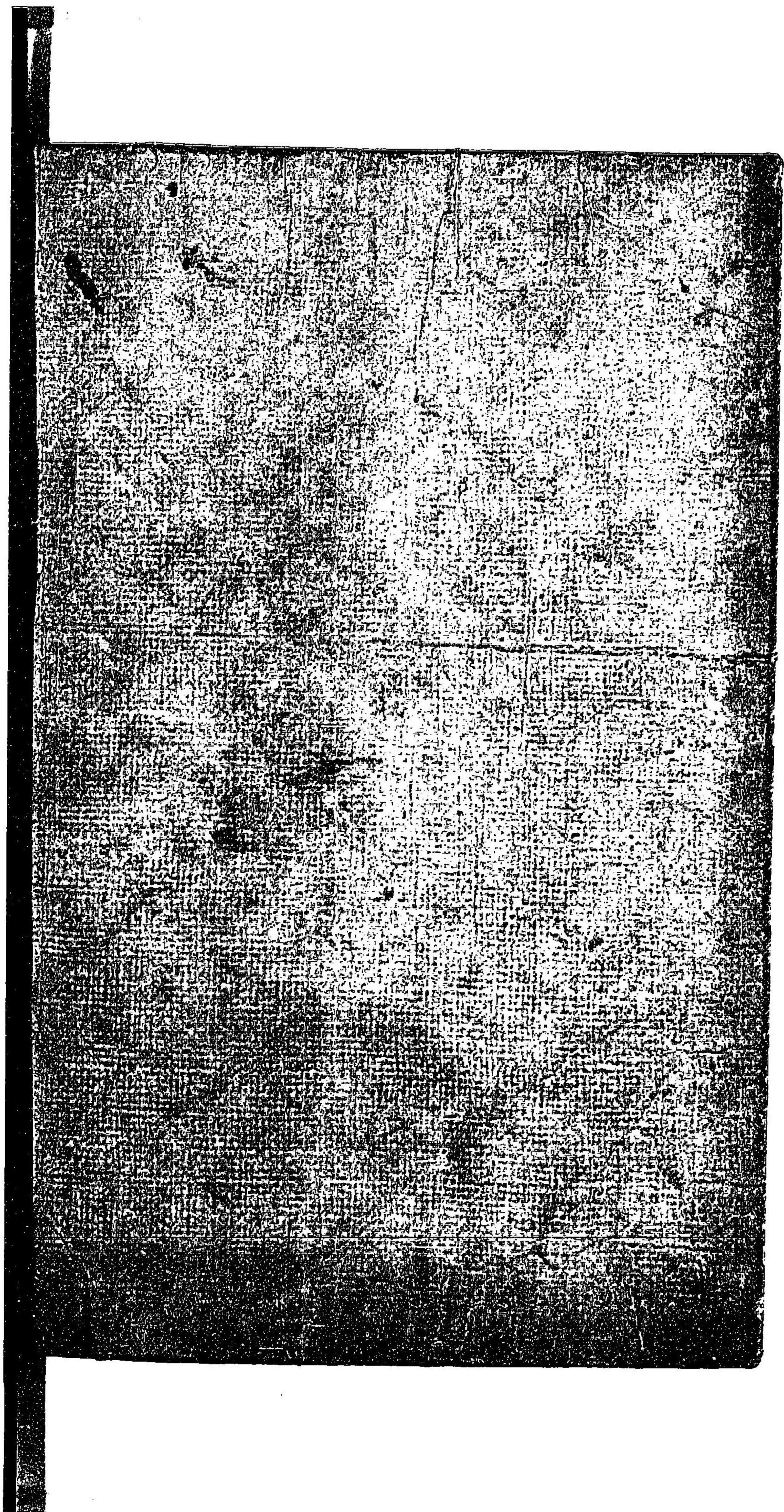
心方為痛快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二畢

--	--	--	--	--	--	--	--	--	--

入集

句中字



W489
14

301234-001-8

W489-14

正統文章軌範評林註釋

謝枋得／著

M19

DBX-0001

DBX-0001

文章軌範序

嚮有欲舍正字而用假字者
頂者又有欲廢漢文而用羅
馬文者。余謂文字者。言語之
符徵。而事物之標識也。故苟
可為之用。則不必鳥跡亦不